

切除訟棍毒瘤 香港才有生機

梁立人 資深傳媒人

法律界的無間道明目張膽的玩弄法律，損害香港人利益，引來人神共憤，然而，他們仗着有法律條文的掩飾，有司法獨立的保護傘，不但可以安然無事，還得到不少迷信大狀神話的市民的同情和支持。故一直以來，這些無間道尚能以正人君子的面目出現，公然組黨問政，妖言惑眾，並聲言要奪取香港的治權，以承傳西方霸權的正統，將香港變為中國「顏色革命」的發源地。

頂天立地

香港回歸以後，政治紛爭嚴重，政府施政寸步難行，到底禍源在哪裡呢？當然，其中的原因錯綜複雜，而反對派則乘機將責任推在沒有普選身上。雖然說，普選是當今潮流，但卻不一定是真理。因為，在回歸以前也沒有普選，為什麼就不會發生上述情況呢？只是香港人被反對派引入了普選的泥潭，惟有「當了過河卒子，只有拚命上前」。要深究今日香港亂象不斷的根由，我們就得撇開眼前的一切障礙，探究問題的真相。在下認為，造成今日香港亂局的禍源，其實是英國統治者在臨離離之前，在司法界佈下無間道，為香港的發展埋下了無數的定時炸彈。

英國回歸前在司法界佈下無間道

這些法律界的無間道，平時深藏不露，裝出一副維護公平正義、保護香港民主自由的姿態，但暗地裡，他們對回歸深深不忿，對中國收回香港滿腹怨恨。他們手上拿着司法裁判的利劍，懷裡揣着法律條文的生死簿，身上披着司法獨立的鎧甲，可以肆無忌憚地向「一國兩制」放出明槍暗箭，所以，他們不會錯過任何機會給香港社會製造難題，並美其名曰維護香港法治。

回歸十四年以來，法律界無間道的劣行可謂罄竹難書，如當年的莊豐源案，就遭禍至今，令內地孕婦湧港，直接加重了香港社會的醫療和福利的壓力；港珠澳大橋案他們躲在暗處包攬訴訟，利用一個無知老婦對政府進行司法狙擊，阻延了香港和內地融合，加重了建築成本，害得香港人雞毛鴨血；最近剛果共和國一宗與欠債案有關的外交豁免權的爭議中，他們再次挑戰一國的權威，判香港不應給剛果絕對的外交豁免

權，最後香港終審法院惟有要求人大釋法，釐清香港法院應該如何處理與內地有關國防及外交等豁免規則及政策；最近，公民黨核心人物又介入支持菲律賓女傭爭取居港權的訴訟，為香港社會帶來嚴重的社會危機，如果他們勝訴的話，香港有可能會瞬間增加40萬人口，每年增多過千億的公共福利開支，其後果不可謂不嚴重。

欲將香港變為中國「顏色革命」發源地

雖然法律界的無間道明目張膽的玩弄法律，損害香港人利益，引來人神共憤，然而，他們仗着有法律條文的掩飾，有司法獨立的保護傘，不但可以安然無事，還得到不少迷信大狀神話的市民的同情和支持，認為他們在維護司法獨立的精神。故一直以來，這些無間道尚能以正人君子的面目出現，公然組黨問政，妖言惑眾，並聲言要奪取香港的治權，以承傳西方霸權的正統，將香港變為中國「顏色革命」的發源地。

雖然，法律無間道處處借法自驕，並持着三寸不爛之舌，包攬訴訟，無風起浪，但只要我們剝開他們的畫皮，就可以看出他們的妖形妖相。無論是如何嚴謹的法律，也有其灰色地帶，可以由這些無間道中的妖孽隨意變幻，是人是妖，真假難分，不過，我們只要不為其所惑，就像孫悟空一樣，不由分說，拿起金剛棒照頭劈去，便可以將這些妖孽打得頭破血流，現出原形。這支金剛棒，就是人大釋法和廣大民意，我們可以以人大釋法戳破無間道的陰謀，以市民的選票把他們打得粉身碎骨。「慶父不死，魯難未已」，法律界的無間道不除，香港則永無寧日。

「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今日歡呼孫大聖，只緣妖霧又重來！」

聲明欲蓋彌彰

公民黨難卸其責

馬彥

公民黨如果以為聲明能說服港人相信公民黨並非外僑爭居權案的始作俑者，那就未免低估港人智慧了；港人在聲明中看到的，是公民黨對有關訴訟不斷堆砌的辯解，不斷淡化外僑湧港的衝擊，整份聲明支持訴訟的取態脈絡清晰，絲毫沒有否定參與外僑爭居港權案的意味，視港人利益如無物。

公民黨連番發表聲明力陳外僑取得永久居港權並不容易，能在港定居外僑非想像中多，企圖減輕港人戒心，同時強調不干預個別黨員的工作，再次急忙與負責外僑居港權訴訟的黨員李志喜劃清界線。作為一個組織成型的政黨，公民黨和黨員在關鍵取態上居然貌合神離，可謂當全港市民是傻瓜。

淡化外僑湧港衝擊損港利益

公民黨在聲明中強調，非中國籍居民要享居港權，不但要證明申請人連續居港七年以上，還須通過審查確定香港為其永久居所，要證明這些條件，申請人必須提交資料，包括提供多項居住和入息證明等。這說法表面說明外僑申請成為永久性居民不容易，目的不過是減輕港人對外僑永久居港在人數上的憂慮，但事實是有關審批只屬形式，外僑依然可輕易取得居港權。而且，直到今日公民黨仍要為外僑爭居港權擦腰，否則，他們用不着惺惺作態，為外僑申領居港權的處境加插一段行政困難的獨白。公民黨至今仍不敢說「我們不支持介入外僑居港權訴訟案」，但又不敢公然與民意相對抗，才如此偷偷摸摸支持外僑爭取永久居留權。

不干預黨員行為為是一個非常詭辯的說法，黨和黨員在理念上本應統一，公民黨老想擺脫這個政治概念的牽連，在關鍵處不肯老實承認黨員和黨的統合關係，反而濫用「不干預」三字的政治意思，這是公民黨企圖蒙混的地方。如果公民黨的態度是不傾向接洽的，李志喜作為黨員，便應聽從黨內指示。公民黨沒有控制黨員行為，李志喜如此為所欲為，實質說明公民黨暗中為黨員接洽開綠燈，否則，黨內高層應高調游說李志喜退出訟案，或李志喜退黨。即使公民黨內部沒有直接介入有關官司，李志喜作為公民黨黨員卻是一個客觀事實，公民黨因這黨員間接介入官司也是一個客觀事實；每個黨員對外行為在政治上都代表了政黨意志的延伸，公民黨怎可以自辯黨員是獨立個體，不能干預？公民黨黨員接受違背民意的訟案，全黨居然想置身事外，拋出事不關己、不會干涉的態度劃清界線，這說明了公民黨不是偷換概念，就是政治白痴。

劃清界線 責任難卸

公民黨根本無法逾越自己的心理底線，所以聲明裡的每句話都沒有一句涉及否定訴訟的意向。正因公民黨心底裡無意否定訴訟，通篇聲明取態暗指訴訟便不足為奇了，否則何必還要在聲明中特意為減輕外界憂慮就外僑爭居港權的困難「娓娓道來」，他們這麼一說，更為外僑增添爭取外界同情的意味。公民黨一直採取迂迴放任的逃避政策，既不想得失選民，又希望在人權問題上走到前線，最後只以「不干預」中間落墨，到底還是無法漂白該黨陰險的嘴臉。維護人權是社會共識，本用不着公民黨牽頭說項，為港人指手劃腳，如今不但為港人增添煩惱，港人在居港權上更不能「港人治港」，這都是公民黨黨員引伸出來的禍患。

港人要求依據《基本法》排除外僑有永久居港權的民意越來越清晰，公民黨在強民意面前，應改邪歸正，不要再做違逆民心的事情，否則只會受到民意的懲罰。

華盛頓「搬石頭打自己的腳」

黃海振 資深評論員

西方走廊

美國共和、民主兩黨在國會山爭論「債務上限」時，有議員竟然大喊「「達約」又怎麼樣？」顯示國會山上的「精英」將美國未來、世界經濟當作兒戲。「欠債還錢」是古今中外的鐵規律，但在美國政客的演繹下，卻企圖用「達約」兩個字將14萬億美元的龐大債務一筆勾銷。期望利用美元大幅貶值來「賴帳」，是美國部分政府官員和國會議員的「共識」，他們這樣想，也已經這樣做。一個人、一個企業、一個國家乃至一種貨幣，最重要的是誠信，美元喪失誠信，將加速催生「世界元」，對美國來說，等於是「搬石頭打自己的腳」。

俄羅斯總理普京評論說，美國的「達約」問題，使俄羅斯和中國等許多持有大量美國債券國家可能遭受重大損失；並對全球經濟造成致命打擊。美國現在最感興趣的，是企圖借此宣佈美元貶值，為其出口創造更加優惠的條件和解決國內難題。儘管美國兩黨就提高債務上限問題達成「一致」，但並不意味著問題的解決，只是將「達約」這顆「定時炸彈」推遲「爆炸」而已。普京強烈呼籲，「美國舉債生活，入不敷出，總是把自已問題和負擔轉嫁到其它國家頭上；世界應當盡快出爐『世界元』，結束美元獨霸天下的局面」。

市場不看好華盛頓「共識」

美國總統奧巴馬5分鐘宣佈兩黨已就債務上限問題達成協議後，既不回答記者的提問，也沒有給記者往常的笑容，轉身就步入後院，說明奧巴馬對達成的「共識」極為不滿。這份以共和黨提案為基調的協議，受到許多民主黨議員的強烈反對，並對奧巴馬表現不滿，為奧某的明年競選埋下更多不確定因素和障礙。兩黨協議「達成」後，美國金融市場表現出罕有的冷靜，三大指數不僅沒有走高，反而持續大幅下跌，標準普爾甚至創下近期低位，金價則繼續明顯反彈，顯示市場並不看好對華盛頓的「共識」。

在這場債務糾紛後面，明擺着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對於2012年競選的角力，「達約」不過是兩黨充分利用「美式民主」，為自己撈選票的一個「幌子」而已。美國經濟目前持續疲軟，第一季度增長僅為0.4%；房地產市場仍然死水一潭，走不出金融危機陰影；失業率高達9.2%。面對如此惡劣的經濟環境，國會「精英」竟可以置國家利益而不顧，而共同上演了一齣人為的「達約危機」。讓本應「稍稍進行」、「開槍不要」的簡單經濟技術問題，在國會精英的大張旗鼓下變成一個複雜政治問題，將「達約」成為向世界各國發難的工具。

「達約」紛爭只是剛剛開始

在國際評級機構不斷發出下調美國評級的警告下，政客們已經將美國二戰以來長期享有的頂級信用評級推向災難邊緣。據紐約商品交易所資深交易員分析，債務上限的爭論，使來自世界的投資者看透了「美式民主」的實質，凸顯華盛頓的無信用。「達約」已經使華爾街向全球傳遞出失落情緒；經濟學家甚至斷言美國經濟將再次陷入「二次衰退」。美債上限雖然達成妥協，但兩黨的政治局勢無疑將劇烈地糾纏下去，讓民眾成為兩黨惡鬥的犧牲品。達約不僅僅在美國國內會再次引發金融和經濟危機，還可能引發激烈的社會動盪。

和2008年的「金融融癢」相比，「達約」所產生的心理破壞力將更加嚴重，「達約」損害的是美國的信譽，讓美元作為世界儲備貨幣的角色受到更深層次的質疑。國會近期的爭論，實際上已經付出了高昂的信用代價。美國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完全不應該為債務而信譽掃地。造成今天局面的根本原因，在於共和、民主兩黨的無謂紛爭。兩黨雖然有了協議，但巨額債務仍然存在，並繼續增加，「達約」紛爭只是剛剛開始，而不是結束。未來的美國必將重複今天的故事，因為華盛頓根本沒有找到降低債務的「藥方」。

對證券業改革的一點意見

張華峰 恆豐證券有限公司董事長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證券業是重要的組成部分。在過去二、三十年，數百個內地企業在香港上市，走向國際，香港證券業不但在配合祖國的經濟、金融發展功不可沒，而且香港的國際金融地位也更加穩固和競爭力不斷提升。在這些發展、成就的背後，是與香港廣大證券從業員的長期不懈努力分不開的。

加強風險管理是大勢所趨

2008年，國際金融海嘯後，各國紛紛更加加強對金融制度、產品、衍生工具的監督和管制，加強風險管理，也有部分交易所尋求合併，以提升競爭力，在這種形勢下，香港交易所也提出了改革、發展的藍圖。

不過，港交所最近提出的一連串改革措施，引起不少中小型證券公司的不滿，並且罕有的有逾百從業員到港交所門外示威，希望港交所考慮修訂或撤回部分改革方案。

其實，港交所提出的某些方案，結合香港的實際環境，則似乎有諮詢不足、考慮不詳、過於急進和太理想化之嫌。

首先是競價時段（即股市收市後仍有15分鐘的競價），以前已曾實施，但後來因很容易被大行利用而造成操控，與股市的真正收市價有時會出現頗大的落差，因而影響到窩輪、存展產品的結算價，對廣大投資者不利。

對於收窄差價，由於是針對大型股及成交多的

中型股，小型股不變，故業界大致上可接受。

改革方案需嚴謹

遙控交易肯定是對香港的證券公司生意有影響，因海外不經香港的證券公司也可直接買賣，而且此舉也涉及到海外公司是否受到本港證監條例規限，從而影響風險管理。

至於將午飯休市時間再縮短至1小時，是業界反對聲音最大的其中一個方案，因今年3月縮短至1.5小時後，成交量並未因此而有明顯的上升，反而證券公司在處理客戶上午交易後的手續便顯得十分匆忙，如果再縮短至1小時（含午飯時間）的話，便需增加人手，在目前香港證券業競爭如此激烈（特別是受到大銀行的存款客戶多，人手和設備充足，網上交易網絡大，低佣金甚至0佣金政策）的情況下，中小型經紀的經營成本便要加重，加上過時及過分苛刻的證券法例高壓下，生存空間會繼續縮小。

引入期指夜市至晚上11時半，證券公司更要大量增加人手至兩班制，才能應付如此長的交易時間（加上整天的股市交易時間），而且這段時間沒有股市買賣，期指容易被操控，投機風險更高，不利於小投資者。

在向業界提高徵收保證金方面，現時尚未有公佈細節，據悉只是大行受較大影響，而80%中、小券商不受影響。如果這樣，業界大多認為可接受。

最後是隱形交易，大部分業界均表反對，是走「回頭路」的方案，因目前全球均追求透明度，如隱去了買賣公司的名稱，便會影響廣大投資者的判斷。

隱形交易是走「回頭路」

香港證券業改革是必要的，但同時也要配合證券大法的改革，這樣才能為香港帶來整體社會利益，不要只求高呼提高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及競爭力的形象口號，要實事求是考慮本地中、小證券公司在改革中所遇到的問題，因香港金融市場有今天的成就，是各領域、各階層的相互配合和共同努力的結果。

改革的方向重點應在：提高服務水平和工作效率，提高本地中、小券商的發展空間和積極性，收窄大行和中、小證券公司的市場佔有率（目前成交額，65間大行佔了87%，340間中、小證券公司只佔13%），加強風險管理，大力發展人民幣金融產品市場，嚴格監控過多的衍生工具，對於跨國財團利用降低企業評級、插旗等手段來操控市場應加以管制，提高透明度和平衡各方利益。我相信有利於業界和廣大投資者的方案，一定能得到廣泛的支持。因此，港交所充分的諮詢，虛心聆聽業界意見，是香港證券業改革的必經之路。我們期望改革會為業界帶來公平競爭的環境，達到促進社會繁榮穩定，市民安居樂業的目的。

（本文轉載自8月號《紫荊》雜誌）

解決護士人手短缺問題

李國麟 博士立法會（衛生服務界）議員

香港護士人手短缺問題存在多年，一直沒有得到解決，亦未見有舒緩的跡象。政府近日更表示考慮引入「有限度註冊」招聘海外護士，此做法實在值得商榷。首先，現行的《護士註冊條例》並沒有「有限度註冊」的條文，若要實行則必須修訂法例，然而修例需時，未能有效解決當前的人手問題。另外，倘若政府以行政手段，硬要引入有關制度，這是否不僅對本港護理水平帶來衝擊，同時繞過法定的修例程序？現時海外護士若要在香港執業必須通過執業試，如讓海外護士一邊工作一邊考試，或毋須通過本港考試便可在港短期執業，這樣實在難以監管其質素，威脅市民健康與安全。若倉卒以此方法解決人手短缺問題，倒不如從根本入手，制定長遠的護士人手規劃，重整護理教育政策，投放更多資源，培訓質量兼備的本地護士。

護理教育政策缺乏長遠規劃

早在九十年代，政府支持註冊護士經由大學培訓，這絕對是護理教育的一大進步。可惜時至今日，回顧這二十一年來的大學護理教育政策，政府在2000年關閉護士學校後，沒有同時把大學護理教育的第一年學額相應增加，以致隨後幾年，每年的大學護士畢業生不足600人，那又如何配合每年約1000至1200名註冊護士的需求？二十多年來各院校均缺乏資源增加學額，加強培訓，以配合社會需求。至近年護士人手短缺問題進一步惡化，政府眼見問題迫在眉睫，便急就章地重開護士學校，試圖解決「燃眉之急」。此舉實在自相矛盾，既然政府支持將護理教育提升至大學層面，為何還把大量資源放在重開護士學校的非學位護理課程？箇中原因是否由於大學培訓較護士學校昂貴，政府為了節省金錢，而出此下策，筆者不作揣測，只是要點出，事實正正反映政府在護理教育政策上，缺乏一套完整、一致的理念，搖擺不定。一方面沒有增撥新資源予大學增加護理教育學額，另一方面亦沒有作出全面的人手規劃，以致護士供求嚴重失衡。

筆者曾向特首提問政府可否增加撥款予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好讓大學有足夠資源，增加護理課程學額，培訓足夠護士人手，以應付未來五至十年的人手需求，提升護理質素，配合醫療產業發展。然而，曾特首回應時只強調醫管局將會增聘醫護人手，更說培訓護士方面不單是在大學，還有其他非學位的培訓，並沒有關注增加培訓學位護士的資源，這究竟顯示我們的政府對護理教育政策的無知，還是存心刻意迴避問題的核心，不願為大學護理教育作出承擔？

護士病人比例失衡

與此同時，造成供求失衡問題的另一原因是本港現時沒有一個確切的護士病人比例。護士病人比例是人手規劃的重要指標，即使局方表示來年將會接近2000名新護士，但在沒有明確的人手指標的情況下，政府如何釐訂多少為之足夠，亦不會短缺或過剩？故此，人手問題的另一重點是政府須訂立明確的護士病人比例，根據標準則作出長遠的人手規劃。重開護士學校或許能夠短暫舒緩護士人手短缺的問題，但時而關閉護士學校，推行大學護理教育，人手方面又缺乏長遠計劃及目標，沒有適切地隨社會轉變及需要而增加學額配合；待出現人手問題時，就會突然決定重開護士學校應急；待三五年後護士人手增多，屆時可能又突然關閉所有護士學校。政策如此不一，只會製造混亂，長遠而言不但影響護士人手供應，更會窒礙護理專業發展及提升護理質素。現在政府更計劃以「有限度註冊」招聘海外護士解決人手問題，若倉卒實行，很可能會擾亂現時的註冊制度，影響護理質素。故此，政府必須從根本着手，制定長遠人手規劃，訂立明確的護士病人比例，並從大學護理教育學額、培訓方面作出配合，增撥資源予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讓大學可以加大學護理學額，培訓足夠具質素的人手，提升護理質素，改善現時護理服務，同時為發展醫療產業作好準備。